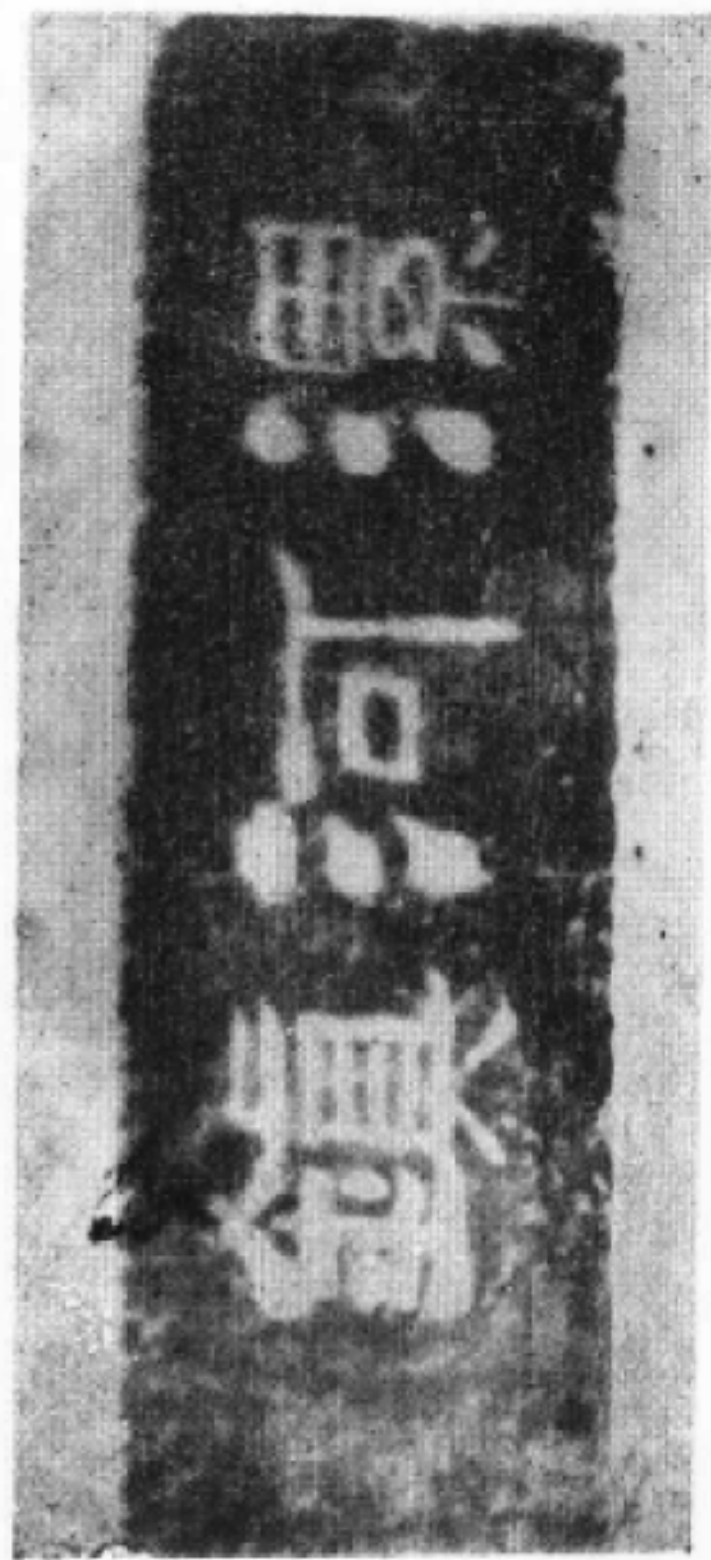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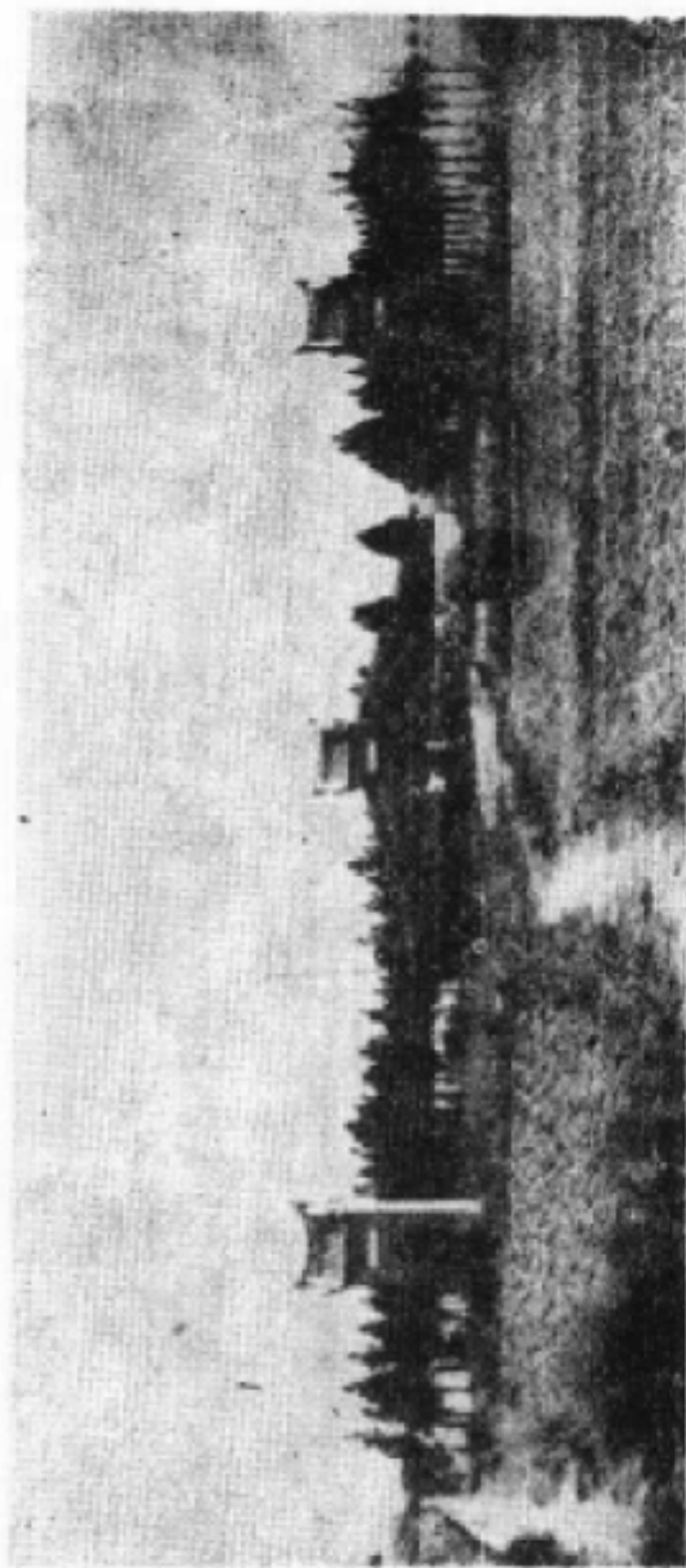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三年，张钊先生为漂河题写之“漂河镇”。

（摄影 裴林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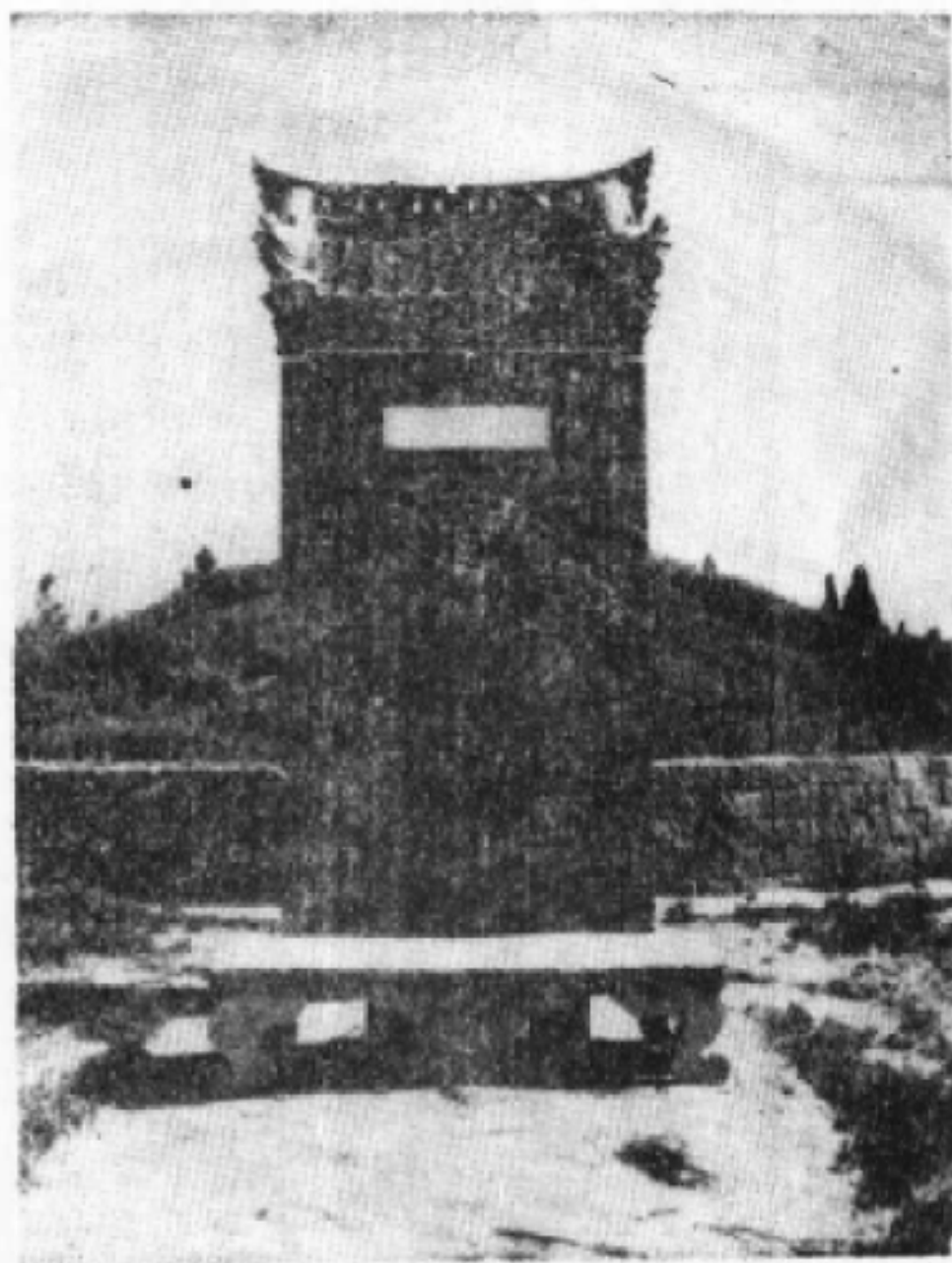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年十月，日本第十二军团三万多人
在漯河向中国政府缴械投降，漯河人民勒石建
亭，以昭永久。图为“受降亭”之正面碑石。

（摄影 王庆建）



许慎墓全景

(摄影 王庆建)



许慎墓近景

(摄影 王庆建)



許慎紀念會館

(攝影 王慶建)

目 录

回忆在红二方面军二军团五师参加长征片断

.....刘廷藻 刘玉丰 (1)

纪念革命烈士蒋先云.....晁凌音 (17)

赵伊坪烈士志略.....李 辉 (22)

抗战期间的郾城县砖桥抗敌“动委会”.....李 辉 (27)

一九四五年日军在漯河投降记实和受降亭建造始末

.....郭尚武 马树奇 (31)

刘峙在漯河接受日军投降轶事.....谭星白 (37)

冯玉祥主豫期间临颍县之改革.....阎理之 (39)

一张照片的回忆

——记蒋经国先生在赣南的一段轶事

.....胡文明 (43)

孩子眼中的蒋经国先生.....许文正 (47)

中原人民的一场大劫难.....孟新安 (49)

蒋汪日贸易大联合下的国民党财政部货运管理局

漯河运输站.....赵广庆 (54)

“国民革命军二十五路军成立和缩编经过

.....果冠英 (64)

梁冠英传略.....	苏州民革 (84)
忆冠英.....	杨英才 (89)
田镇南将军事略.....	田芸青 (91)
许填传述.....	张震泽 (94)
许填及其代表作《说文解字》.....	张汝铨 (106)
我省著名教育家王拱璧的一生.....	突克武 (114)
鄆城县“青年高级中学”沿革.....	孙发义 (129)
高靖侯创办的“励行中学”.....	谭星白 (137)
漯河私立“培德小学”简史.....	田芸青 (143)
解放前全国童子军第二次大检阅大露营	魏 明 (146)
解放前鄆城舞阳教育拾零.....	钟去兵 (150)
《忆中原临中》补.....	周祖训 (153)
我所知道的“漯河市卫生工作协会”.....	白惠 章 (161)
漯河“三义和”药堂.....	刘国胜 (166)
民国年间鄆城报刊简介.....	孟新安 钟去兵 (173)
从“玉班、四街”戏到“漯河豫剧团”	张仲清 (178)
漯河的第一个现代式剧场——“第一舞台”	张仲清 (183)
澹泊明志 翰墨溢香.....	刘德馨 (186)
沙河船工过春节的风俗习惯.....	石金江 (191)

沙河船工号子.....石金江 张伟(199)

解放前国营金融业在漯河的机构设置与业务活动

.....黄方聪(202)

清末临颍农民抗税斗争——砸衙门

.....阎理之(205)

一九七五年临颍三家店乡特大洪水记

.....杨海泉(208)

〔补白〕

翟公绝交论.....(38)

先生的由来.....(63)

刘熙载文论.....(93)

马寅的三可惜.....(105)

齐桓公任宁戚.....(113)

朱自清论古代史官记事.....(152)

什么叫口碑资料.....(172)

修志五难.....(198)

回忆在红二方面军二军团

五师参加长征片断

刘延藻 供稿 刘玉丰 整理

我是湖南省慈利县人。一九三四年夏在家乡随堂兄一起参加了由刘汉卿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军团慈利县独立团。当时我只有十四岁，是光着双脚参军的。长征开始前，大约是一九三五年夏季，我团在湖南桑植县整编为红军二方面军二军团五师十三团。我先后在该团团部、该师师部，凭自己的两条腿和首长、同志们一起走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征程。今年十月，是长征胜利结束五十一周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由于长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除沿途一些具体时间、地点、人名有的已记不清之外，许多事情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本稿是回忆的片断，没有完全按长征过程的前后顺序来写。

红 军 电 话 兵

独立团整编为十三团后，由于我年龄小，又读过几年私塾，口齿伶俐，记忆力好，被派当了团部电话兵。渡过金沙江后因工作出色，又由团部调到五师（师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师部电话排当电话员。当第一次接触电话机时，真是既好奇又新鲜，哪会想到当电话兵的酸甜苦辣。

实际上，电话兵是很苦的，不但要技术熟练，吃苦耐劳，在当时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冻、饿、疲劳自不必说，还经常面临生命危险。

长征途中，电话兵身背话机、话线行军，平均负重三十斤以上。由于频繁的战斗和极度行军，再加上常常饿肚子，往往十分疲劳。但一到宿营地（短暂宿营除外），必须马上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和兄弟部队间架通电线，保证联络通畅，风雨无阻。然后轮流守话机或请首长讲话。部队出发前又要忙着收线。那时，我军通讯设备相当简陋，师部才有一台五门电话总机，团、营、连才有一部手摇电话机，都是相当陈旧的外国造。但这些都是我师的宝贝，是电话兵的武器，话机话线从湘鄂川黔边界根据地一直背到陕北，付出了许多血汗！

电话线当时用的是无绝缘包皮的细铁丝，很易生锈。收线时缠绕在木拐上，重复盘绕一久，金属疲劳，弯曲易折，越遇刮风下雨线越易断，有时会断成数段，电话兵查接线路是常事。无论白天黑夜，敌情多么复杂，气候怎样恶劣，道路如何崎岖，都要设法尽快接通。毒蛇猛兽、荆棘野刺等等就更顾不得了，遇到黑夜狂风暴雨，火把都点不成，只能循话线摸索前进。几乎每查接一次线路回来，身上衣服上都要添些伤口、破口。当时紧急敌情是经常发生的，越是此时，双方或多方通话越频繁。报情况，下命令，联络调度，真是十万火急！若此时断线，电话兵简直要犯杀头之罪，必须马上跑步查线。线还没接通，双方往往在拼命摇话机，此时接线，电击两臂，麻酥之感极为痛苦，有时电流强大，甚至倒地打滚，但是线不能接却绝不能松手，松手就会误大事（这是平时对电话兵的严格要求），实际上有时线粘在手上甩

都甩不掉，此时电话兵双臂就代替了电话线，直至通话间隙方能把线接上。更为危险的是，有时查接线路会遭到敌人袭击而伤亡。光我知道的，有十几名同志就是这样牺牲了。当然，每完成一次艰巨任务。内心也会有电话兵的自豪。

艰 难 的 征 程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约二万余人在贺龙总指挥和任弼时政委以及关向应、肖克、王震等首长的率领下，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踏上了艰难的征途。

沿途经湘中折向西行，挺进湖南、贵州边境，一九三六年一月，部队进入贵州（原打算在贵州的石砚、镇远、黄平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未能实现）。当时我军处境非常险恶。上有敌机轰炸，机枪扫射，前有敌人堵截，后有敌人追击，沿途有地方反动武装偷袭。因此作战频繁，有时一天数仗。而敌我力量悬殊，敌军总兵力数倍于我。在湖南和贵州境内，我军各部均有不同程度伤亡。远离了老根据地，伤员只有寄托沿途群众家里疗养（当然这也为革命播下了火种）。但是由于我军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经过无数次遭遇和拼杀，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采取急行军，强行军，终于巧妙地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突破乌江天险，向贵州遵义进发。

为避开敌机袭扰，减少不必要损失，行军改为晓宿夜行。即使如此，每到白天，敌机计算我军行进里程或用一些侦察手段，对我军宿营地一带狂轰滥炸，疯狂扫射，但不少次都是盲目攻击，瞎打一气。我亲眼看到敌机群在距我军驻地至少五华里之外轮番轰炸扫射好长一阵后扬长而去。

部队宿营找到房屋的机会极少，多在野外选择易守难攻和易隐蔽的地势。除指挥部搭个简易帐篷外，一般战士和初级干部都是“天当被子地当床，一条夹被裹身上，头枕武器和衣卧，石头窝里睡得香”。遇上风、雨、雪、雹恶劣天气，只好找崖下等背风处躲避，戴顶斗笠，披块油布，撑把油伞，大家挤在一起熬过去。

部队给养相当困难，也很不稳定。除用银元购买一些外，大部分靠沿途打土豪解决。搞到什么吃什么。记得在贵州某地，连续吃了几天的火腿。但几天吃不到一颗粮食也是常有之事。武器弹药的补充，是从敌人手里夺得的。

路是越走越难走，到处是大山，由于地理情况不熟，加上白天休息，疲劳不易恢复，时间一久，体力消耗很大。行军途中，不少同志边走边打瞌睡，距离越拉越长，时有当地反动武装偷袭，造成人员的伤亡和物资的损失。

部队渡过乌江天险后，又准备在黔西、大方、毕节地区或黔南安顺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也未能实现，又折向北前进。不久攻下遵义，得以暂时修整补充，体力得到一定恢复，士气也好多了。但天险娄山关横在我军前进路上，且有敌军把守，要过娄山关，必须消灭守敌。遵义与娄山关相距一百二十华里之遥，又逢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我先头部队克服重重困难紧急行军，对守关敌人以突然袭击，经过激战，夺关在手。为大部队北上打开一道难关。

下道难关是金沙江。我军到达金沙江南岸渡口时，找不到一只船，船在我军到来之前已被敌人烧掉了。金沙江水宽而流急，水寒彻骨，无船渡江是最大困难。广大指战员心急如焚，有几位强健性急的同志，试图游过江去，跳下去没游多远就被冰冷的急

流吞没了。接到情报后面又有强敌追击，（只有几天路程！）现造船已来不及了。几只船关系到我军的生死存亡，全军上下焦急万分！怎么办？老办法，依靠当地人民群众。经过我军四处派人积极而耐心地向群众宣传动员。群众把隐藏的船献给我军，并说服了部分船工和渡江能手帮助开船，（当然也给了丰厚的报酬）。我军才得以在绞车渡等几个渡口，经过几天昼夜不停地强渡，全部到达北岸，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包围。

过金沙江后到达西康省境内，部队穿行在深山峡谷间。已有很长时间没有看到敌机，想是受飞行半径和飞行高度所限，敌机对我军已无能为力了。

在西康境内听上级传达动员时说，我军已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了。但是，我军北上抗日和一、四方面军汇合，还有铁索桥、雪山、草地、腊子口等等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困苦在等待我们。整个长征每一步，都充满艰辛。长征途中，真是千山万水，万水千山！

过 铁 索 桥

记得过雪山前不久，部队来到大渡河泸定桥。毛主席在《长征》诗中提到“大渡桥横铁索寒”。在我的记忆中，我师过泸定桥时，全桥已铺有木板。只见铁索吊在两岸绝壁的铁桩上，桥下水流湍急吼声振耳欲聋，两人对面大声讲话都听不清。

大队人马过桥时，为减少桥的负重和摆动，防止牲口乱跑，先将驼子抬过去，几人牵一头牲口过桥，人在桥上要拉开距离。即使这样，桥身仍左右摇摆很厉害，使初过铁索桥的人胆颤心惊，稍有不慎就会跌进河心。

过桥之后，仍是沿崇山峻岭间行军，长征途中跨过如泸定桥那样的铁索桥，记得有一、二十座之多，结构大同小异，长短不一。回想当年，无论那一座桥若被破坏，插翅休想过河。为防止敌人毁桥，每座桥先头部队夺下后都留武装部队守桥，等后续部队到达，循序移交，如此直待全军过完为止。

翻 过 雪 山

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军来到西康境内的雪山脚下，西康省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以藏族同胞（当时称番人）较多，也有苗族，汉人很少定居。去的汉人以贸易为主，除贩卖番民喜爱的锦帛绸缎、皮靴、茶叶、盐巴之类，也贩卖枪支弹药。这些人大多既通汉语，又懂番语，被称为通事，对当地地理、道路、风土人情极熟，往往被请来作向导。

在翻雪山前的那带地区，有不少喇嘛寺，我军到时，虽没有蒋军正规部队，但有以喇嘛寺为主的地方武装。拥有机枪小炮之类武器，有一定的战斗力。这些人盲目排外，既抵制蒋军入境（听说曾消灭蒋军一个师，蒋介石再也没敢向此派军队），又和我军打麻雀战，或接近喇嘛寺时向我军开枪。

除以上麻烦外，要翻雪山，还有更大的困难。据通事讲，翻山前要有充分准备，多预备御寒衣物和干粮、烈酒、辣子、食盐等。由于当地居民居住分散，我军到达时许多人对我军不了解而远远跑掉。加上我军人多，过雪山的物资除少量羊皮，粮食和辣子外，其它很难搞到。衣服前不久倒是发过，可惜大多数同志给丢了。那还是在贵州境内时，时当初夏，气候已很热，上级把打土豪弄到的棉衣、被褥等物资发给同志们，起初大家都不理解，

认为，绝大部分同志负荷已相当重，背这些棉东西其热难耐，加上对雪山并不真正了解，不当回事。为轻装，沿途基本丢光了。经动员后，方知不久要过雪山，十分后悔，但已经晚了。

大多数同志仅有单衣夹被，只好硬着头皮翻雪山。我记忆里，二方面军翻越的雪山有四、五座。其中一座两天时间才过完。翻山的里程，短的十几里，长的二十多里。翻头两座雪山前，每人还有一小碗加盐辣子汤喝，可以稍助御寒，后来什么也没有了。

雪山顶上气候多变，夏天也时有风雪。山上积雪很厚，看不见路；只能沿通事足迹走，若偏离前面足迹，就可能掉入深雪内被埋没。部队一人跟一人排成曲曲弯弯的一行慢慢向上爬，大家把所有能卸寒的衣物裹在身上，低头而行。山上空气冷而稀薄，令人喘不过气来。登山时只能看脚下和前面人的身上，乱看很易头晕。当时我凭年少气盛四处看了一下，除皑皑白雪和少量原始森林外，什么也看不到。好不容易爬上雪山顶，虽已极度疲倦，但绝不能坐下休息。由于长期营养不足，体质下降，加上冻饿，不少体弱同志，特别是年龄大些的同志，实在支持不了，坐下休息后再也没能起来。几匹驮东西的牲口也在惊慌中掉进了深谷被雪活埋了。

翻越每座雪山都要有上述不幸事情发生，牺牲了不少同志。只有年青人，所谓小鬼们没有发生上述事故的。大约是年青人气血旺盛，对雪山气候适应性较强。而牺牲的同志多是饥饿、寒冷疲惫、体弱等原因造成的。

过 草 地

草地，是所有过路人永远也难以忘记的死亡之地。在当时严重缺粮和御寒之物的条件下，比过雪山的困难多的多，非亲身走过，实在难以想象。草地，夺去了多少优秀红军战士的生命！使历经千辛万苦，艰难险阻，保存下来的红二方面军，又受到一次重大的损失。

草地分两段过完。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及形势情况不相同，二方面军和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虽有时重合，但大多数情况下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线。我记得一九三六年三月底在盘江，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部名义电令二方面军同四方面军会师甘孜一带，因而二方面军比一方面军过雪山、草地的时间要长，减员也多。两段草地上级计划共用二十五天，分别为第一段十五天，第二段十天（是根据上级命每人准备干粮的天数计算的）。因种种困难，实际天数比计划天数要多，但究竟多了多少天，具体已记不清了。

当时情况根本弄不到那么多粮食，只搞来为数不多的青稞炒面分给大家，没干粮袋的用单裤扎三头装炒面。每人每天只允许吃一小磁碗。

开始进入草地时，每到宿营地即到处挖野菜，烧牛粪，用磁缸将野菜煮后抓一、两把炒面和成糊，每日两餐。不要说油，就是吃盐，除非在梦中。进入草地腹地后，找不到可燃之物，干脆吃口炒面喝口水，抓把野草口里塞。而有的草有毒，有的地方水不能喝，不少同志饥不择食，误吃有毒植物或水，中毒而死。

草地地形复杂，神秘莫测，根本没有人烟，连只鸟都很难看

到。远远望去，一片水一片草直到天边。实际上是大沼泽地。常年积水，泥沼上长着青草，处处隐藏着吃人的泥潭。有的同志不小心掉入泥潭越陷越深最后被吞没。这时营救是很危险的，往往营救者也是一同陷进去。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同志们手里拄根棍一边探路一边支撑身体节约体力，沿草墩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前边看不见队伍的头，后面看不见队伍的尾。脚上穿的多是牛皮做的“草鞋”，当时叫“皮草鞋”，象现在的凉鞋一样，是用两块生牛皮边上打个孔捆扎在脚上，经水一泡，一走一滑，十分费力，行军速度很慢。

草地气候变化也很特殊，有时白天晴的好好的，夜里就下雪或打霜。大家衣被少而单薄，饥肠辘辘，真是饥寒交迫。尤其在进入草地十天后，同志们都在生死线上挣扎，不少同志陆续冻饿而死，倒在人迹罕到的草地上。

宿营时要找高一点的草坡，晚风一吹，更增寒冷，许多人挤在一起互相取暖。早上继续赶路时，有的同志就再也没能起来。望着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的遗体，活着的同志洒泪而别。

由于部队减员严重，红二军团的两门炮和马克辛机枪埋在了西康省境内了。前几年，我在北京参观革命军事博物馆时，还看到了其中的一门。经说明，就是原红二军团当年埋在西康境内的大炮，另一门已经找不到了。

过完第一段草地，来到毛儿盖，我军修整了一个短时期并在此准备过第二段草地。上级要求每人准备十天干粮（因无粮，第二段草地实际走了十多天），但当地产粮很少，同时喇嘛寺头人和土司下令将粮食藏了起来，牛羊群赶到很远的地方，即使碰到牛、羊群，要买，部队已无银元，也无多余物资拿去交换了。